

20 世纪末意大利皮埃蒙特中远东研究中心汉语教学 与话语实践

杜雨季 李蓁*

摘要

本文以意大利皮埃蒙特中远东研究中心为个案，基于官方网站、历史档案与师生访谈数据，梳理该机构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初的中国语言及文化教学情况，并以东方主义为理论视角，分析皮埃蒙特中远东研究中心如何从话语维度呈现中文及文化内容。研究发现，该机构将语言技能训练与具体职业与技术领域相结合，重视中国文化教学，采用中意教师合作模式，并开展暑期赴华项目，为都灵当地大学生和社会职场人士提供丰富的中文学习机会。在呈现语言及文化内容方面，该机构经历三类转型，包括从东方语言到亚洲语言的指称替换，从古代文明向现代文化的内容转移，以及从强调本质差异到探索文化相似性的理念变迁。本研究为当前意大利中文教育史研究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微观视角。

关键词：个案研究 国际中文教育史 欧洲汉学 意大利 中文作为外语教学

杜雨季，香港教育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联络电邮：s1147983@s.edu.hk

* 李蓁，香港教育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联络电邮：jzli@eduhk.hk (本文通讯作者)

致谢：作者谨向参与访谈的教师与学生以及都灵大学历史档案中心的工作人员致以谢意。作者也衷心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和期刊编辑给予的协助。

一、欧洲与意大利汉学及中文教育史

早期欧洲汉学史主要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6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语言及文化的研究，第二阶段是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汉学在欧洲本土的发展，第三阶段则始于19世纪初，汉学正式成为欧洲高等教育的专业领域（赵继明和伦贝，1998）。在起始阶段，16世纪罗马教廷建立耶稣会传教团体，欧洲各国会士赴华宣传耶稣教义，同时学习、翻译并编纂中国古代典籍，将中国语言及文化传播至西方。赴华的欧洲耶稣会士中不乏意大利会士，如罗明坚、利玛窦，卫匡国等，广泛编写汉语学习资料与介绍汉语的书籍，例如16世纪末罗明坚与利玛窦的《葡汉字典》和17世纪中期卫匡国的《中国文法》。这些著作作为下一阶段欧洲汉学本土化发展打下基础。17世纪中后期，欧洲本土学者开始钻研中国语言及文化。德国学者拜尔于18世纪初期整理并出版《中国大观》，全面介绍汉字历史、方言及重要思想，为当地读者了解中国语言及文化提供宝贵资源。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其18世纪初完成的拉丁文手稿《中文札记》详细介绍汉语语法和文学写作知识。起到同等影响的还有法国学者傅尔蒙的《中文沉思》与《中国文典》，这些著作带动大批学者在欧洲本土开展中国语言及文化研究。18世纪上半叶，天主教传教士马国贤于意大利那不勒斯开办中国书院。马国贤首次在欧洲提供了由中国籍教师进行教学的汉语课堂，其创办的中国书院也成为首个培养赴华神职人员与翻译员的机构（陆商隐，2023）。在第三阶段，汉学在欧洲高等院校正式出现，标志着欧洲汉学作为专业学术领域的形成（赵继明和伦贝，1998）。其中，法国汉学家雷慕沙于19世纪初成为了欧洲第一位汉学教授，该学者于1815年在法兰西学院发表就职演说，学术汉学阶段就此开启（龙伯格和王莹，2015）。随着欧洲汉学专业化的确立，19世纪中期以后欧洲汉学发展分为本土和域外，本土学者和在华传教士往来密切，如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与法国汉学家雷慕沙，共同推进系统化汉学研究（王皓，2020）。

二、二战后意大利汉学及中文教育史

虽然意大利汉学传统深厚，是欧洲最重要的汉学发源地之一，然而，其汉学及中文教育的专业化与体系化在二战结束后才得以实现（李思汉，2021；阎德早和邓崇谟，1982）。19世纪意大利内部政治局势变化与20世纪上半叶的国际动荡，使当地汉学及汉语教学发展停滞（Rossi，2021；图莉安，2006）。19世纪初意大利爆发统一运动（意大利语为Risorgimento，意为再次崛起）。驱逐外国势力、整合分裂的邦国并重建统一的政治认同成为意大利整个19世纪的核心任务。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与法西斯主义政策下，意大利本土高等教育遭受严重影响，汉学领域人才不足、资源匮乏，缺少机构支持。蓝乔蒂和潘琳（2007）回顾了1947年意大利汉学情况，指出当时藏书资料与师资极其短缺，仅存罗马大学与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两处主要机构，分别各有一名全职教授与一名无薪水讲师，战后汉学与中文教育的恢复步履维艰（Lanciotti，1991）。

二战后意大利汉学及中文教育界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深刻的集体反思。图莉安（2006）指出意大利二战后汉学的复苏可以归功为汉学家如白左良、蓝乔蒂等人的努力；汉学家们试图超越从前以欧洲为中心的 cultural 观念，拒绝将欧洲文化和与之相关的价值观体系视为唯一标准。蓝乔蒂和潘琳（2007）也指出，之所以二战后意大利汉学及中文教育快速发展，是本土学界出于“对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渴望”（页233）。意大利学界意识到研究汉语和其他亚洲语言及文化，应该“并非仅仅出于好奇或是一种奢侈的异国主义，而是真实的文化需求”（蓝乔蒂和潘琳，2007，页233）。这种对真实文化需求的觉察是20世纪后半叶意大利汉学的关键转向（Lanciotti，1994）。其高等教育院校和文化研究机构不再将亚洲语言仅视作异域文化的符号，开始与亚洲国家建立积极的文化交流，撤离种族主义及欧洲中心论偏见（张雪慧，1989）。既有研究虽已揭示二战后意大利汉学界与中文教育领域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整体性反思与调整，但尚无研究探讨这一转变如何在具体机构层面得以体现。

随着 20 世纪下半叶意大利汉学的复苏与发展，除了高等院校以外，文化研究机构也相继创办相关汉语及中国文化课程。陈友冰（2008）回顾了二战后意大利专业汉学发展情况，指出意大利汉学随着 1970 年代国家经济复苏、中意两国建交好转；中意学者学术交流增多，中国教师开始前往威尼斯大学、那不勒斯东方学院、罗马大学进行中文教学。20 世纪 80 年代意大利中文学习者成倍增加，20 世纪 90 年代前已有七所大学开设中文专业（利宝蓝，2019）。图莉安（2006）也回顾了 20 世纪末开展中文及文化课程的文化研究机构，其中包括意大利非洲与东方研究院、皮埃蒙特中远东研究中心、威尼斯与东方研究所等，并简要梳理了部分机构的发展历史与研究方向。张雪慧（1989）则介绍了 20 世纪后期意大利文化研究机构的汉语教育与汉学研究情况，主要涉及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中国研究所、罗马意大利中远东学院、罗马大学东方学系、威尼斯大学中文系等。虽然当前研究已注意到到意大利文化研究机构积极承担着中文教学职责，但是尚无研究详细梳理此类机构的中文及文化教学情况。

三、东方主义视角下的亚洲文化研究机构

萨义德 1978 年提出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转变了亚洲研究的思维模式。萨义德将东方主义定义为西方“对东方发表言论、授权关于东方的观点、描述、教授、处置、统治东方”（Said, 1978, 页 3）。这些活动是“西方用于主宰、重构，并对东方建立权威的方式”（Said, 1978, 页 3）。该定义揭示了东方主义核心特征：强调东西方本质差异，通过单向书写建立权威，以及西方集体身份与东方作为他者。东方与西方被认为存在本质差异，这种差异是描述与东方有关一切的起始点。东方被视为是独特、静态、落后的，同具有现代性的、理性的西方社会分离。Dirlik（1996）指出，东方主义将东西方的空间差异转化为时间差异，亚洲社会被视为欧洲过去的镜像，社会内部复杂性也随之被理解为同质、凝固的文化想象。这种差异性的建构是其统治正当性的策略，用于强调西方集体性身份与东方作为他者之间的

界限 (Said, 1994)。东方主义理论广泛应用于对亚洲研究及相关机构的反思。学界探讨西方的亚洲研究是对文化的理性分析, 还是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主观视角 (Casas-Tost & Rovira-Esteva, 2009; Ye, 2023)。此类反思不仅存在于西方学者的外部视角 (Leong, 2005; Rice, 2000), 也存在于亚洲学者的内部视角。张兴成 (2002) 指出, 亚洲世界对于自身现代性的构想也深受西方亚洲文化研究机构对于“东方”的理解, 应该警惕自我内化东方主义视角下对亚洲世界的想象。面对内外部的集体反思, Dirlik (1996) 呼吁研究应聚焦史实性 (historicity), 恢复过去和现在历史的真实性, 呈现历史动态发展下日常生活的复杂与多元, 分析微观史料在宏观历史发展中的具体表征。以东方主义为理论视角、以个体机构史料为基础, 有助于揭示西方的亚洲文化研究机构在特定历史脉络中的话语表征和动态变化。

四、意大利皮埃蒙特中远东研究中心概述

20 世纪中文课程不仅出现在意大利的高等院校, 文化研究机构也积极承担教育职责, 其中包括皮埃蒙特中远东研究中心 (Piedmont Centre for Middle and Far Eastern Studies, 简称 CESMEO), 又名国际高级亚洲研究院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dvanced Asian Studies)。CESMEO 成立于 1982 年, 位于皮埃蒙特大区都灵市, 由皮埃蒙特大区、都灵省、都灵市和都灵大学创立。该机构是位于罗马的意大利中远东研究所 (Italian Institute for the Middle and the Far East, 简称 ISMEO) 在意大利北部地区的合作伙伴。自创立以来, CESMEO 广泛开展亚洲语言及文化教育活动, 包括中文、日文、印地语、印尼语、泰语和藏语语言及文化课程与研讨会, 被视为 20 世纪意大利重要的亚洲研究机构之一 (Masini, 2015)。共有 111 名学生获得汉语课程结业证书, 127 名获得日语课程结业证书, 15 名获得印地语课程结业证书, 5 名获得藏语课程结业证书, 以及 10 名获得泰语课程结业证书 (CESMEO, 2017)。虽然该机构于 21 世纪初关闭, 但其在 20 世纪末、21 世纪初为意大利都灵地区的学习者提供了解亚洲语言、文化及社会的契机 (Antonucci & Zuccheri, 2010)。

五、研究目的与研究问题

本研究旨在梳理 CESMEO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初的中文及中国文化教育情况，并以东方主义为理论视角，分析其在话语维度呈现中国语言及文化内容的方式。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研究问题：CESMEO 中文及文化教学情况如何？该文化研究机构是如何描述中文及文化内容的？

六、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方法。Merriam (2009) 从建构—解释主义出发，将个案定义为具有边界的系统，个案研究则是针对个案全面、深度的描述与分析。CESMEO 是意大利 20 世纪后期重要的汉学及中文教育机构之一，分析 CESMEO 这一个案能够帮助我们了解 20 世纪末意大利中文教育情况，符合个案研究方法对个案选取标准 (Merriam & Tisdell, 2016)。虽然 CESMEO 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意大利 20 世纪末意大利中文教育，但基于单一机构的研究结果不具有普遍性，不能代表意大利文化研究机构的整体情况。本研究仅通过对该个案的深度描述，为理解 20 世纪意大利汉语教学史提供一定的启发意义。

研究从多渠道收集数据，包括机构官方网站、都灵大学历史档案中心的资料原件和师生访谈。研究前期聚焦网络资源，从官方网站信息中整理机构基本情况和发展脉络。从网站中，研究者也了解到当前机构的档案原件存放于都灵大学历史档案馆。研究者与档案馆通过邮件取得联络，收到由工作人员整理的 18 份扫描版历史材料，时间跨度为 1987 年至 2008 年。材料主要包括语言及文化课程大纲、课程宣传材料、文化活动安排、考试介绍等。研究者于 2025 年 6 月前往档案馆，详读并收集与 CESMEO 中文及文化教学相关资料，主要为 1986 年至 2005 年的文化活动宣传材料、语言及文化课程大纲和试卷等，共计 26 份扫描版文件。研究者集中整理所有资料，借助翻译软件将意大利语翻译为英文。为确保译文与原文的一致性，研究者同时使用两种翻译工具 (Google Translate 和讯飞翻译) 并对比结果，降低因依赖单

一翻译来源而产生的误读风险。

研究者采取目的性抽样和滚雪球抽样方式选取参与访谈的教师与学生。目的性抽样旨在选择能够提供最丰富信息的样本。研究者通过目的性抽样与一位资深教师取得联系，该教师于1984年至1994年在CESMEO从事中文教学和文化活动组织工作，其同意在2025年4月于上海参与线下访谈。通过目的性抽样，研究者在线上社交平台（领英）与另两位曾于CESMEO进行中文教学且经验丰富的教师取得联系。两位教师同意于2025年5月以邮件形式回答访谈问题。完成访谈后，研究者采取滚雪球抽样，请教师帮助推介学生参与者。滚雪球抽样旨在利用社交网络和难以接触的群体取得联系。在教师推介下，一名学生同意参与研究。该学生曾于上世纪80年代在CESMEO学习中文及文学课程，如今在中国高校从事文化研究。研究者通过通讯软件（微信）与其取得联系，其同意于2025年5月通过微信参与访谈。因为访谈参与者是中文母语者或者具备近母语水平的中文表达能力，因此访谈均以中文进行。转录文本（线下访谈、邮件及微信）共约14,000字。针对教师的访谈问题主要涉及其教授方式、内容、课程类型，以及班级中的学生情况（如水平、年龄、职业）。针对学生的访谈问题主要包括其个人的中文学习经历、动机和就读体验。

表1 数据说明

类型	内容	时间范围	数量	用途
网站	机构简介	不适用	不适用	整理基础信息，初步了解概况
档案	课程大纲、宣传材料、教学资料、文化活动内容与考试介绍	邮件获得档案(1987至2008年)，线下拜访获得档案(1986至2005年)	邮件获得18份扫描文件，共计68页，线下收集26份扫描文件，共计82页，一共约26,000字	详细了解机构在档案中呈现中文及文化内容的方式
访谈	教授方式、内容、课型、学习者信息和学生就读体验	不适用	线下访谈、邮件及微信回复共约14,000字	核实网站与档案内容，了解个体经验和看法

三类研究数据在用途上各有侧重，相互配合（见表1）。网站资料用于研究前期了解并梳理机构发展概况。基于档案材料，研究者进一步详细梳理机构呈现语言及文化课程与文化活动的方式。师生访谈则用于对网站信息、历史档案文件的印证。师生访谈中，研究者核实网站、历史档案中记录的内容，了解师生真实的教学与学习经历，以及其对网站、档案内容的看法。

本研究亦须承认数据收集过程中存在的局限性。首先，网站信息与档案原文以意大利语为主，将其翻译为英文进行分析并以中文呈现研究结果，都可能带来诠释偏差。其次，研究参与者的数量及访谈时长相对有限，难以全面体现师生在 CESMEO 工作或就读时的不同经历和看法。最后，本研究中历史档案的搜集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前期工作人员帮助整理并发送电子扫描稿件，后期研究者前往档案馆进行搜寻并将档案扫描为电子文本。在此过程中，对档案资料的筛选不可避免地涉及档案馆工作人员和研究者的主观判断。上述局限性均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

本研究数据分析采用主题分析法（Braun & Clarke, 2006）。研究者采用理论与数据驱动相结合的策略进行编码。第一阶段，研究者采用从下而上、开放式编码的原则，对网站信息、历史档案文件和师生访谈数据进行编码。研究者逐行阅读数据，基于研究问题形成初始编码，例如“强调中意语言差异”与“侧重古代中国历史及文化”等。在初步编码基础上，研究者结合东方主义相关概念，将初始编码提炼成潜在编码，例如“通过语言差异建构东西方本质差异”和“强调东方作为古典文明的象征”。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反复比较、整合已有编码，形成主题，并不断检验主题之间的关联性与层次性，最终整合为三个主题，即“符号转变”“内容转移”和“理念转型”。

七、研究结果

(一) CESMEO 中文教学情况

CESMEO 学习者群体、课程安排、师资背景与中意教师分工情况如下。首先,根据网站信息和档案资料,该机构课程主要包括四类:三年长期课程、针对特定群体(例如商人和律师)的基础语言课程、专门针对意汉翻译能力的强化课程,以及中国文化专题课程。长期课程的三年学习安排如下:学习者在第一年需掌握拼音系统、字典使用、汉字基本书写规则及语言结构;第二学年聚焦常用语法和句法结构;第三年专注高级语言应用,如翻译能力训练。三年长期课程材料不仅包括纸质资料,还配合纪录片、电影等视听资源。语言课重点教授语法与语音,文化课包含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以及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教师回忆,长期课程每周约为4小时语言课与2小时文化课,通常在晚间进行。受访学生回忆其曾在文学课使用意大利汉学家 Giuliano Bertuccioli 《中国文学史》(*La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Cinese*)一书。在短期翻译课程中,教师引导学生翻译不同类型的文本。翻译课程教学材料丰富多样,包括文学文本、诗歌、报刊节选以及不同的正式文体,例如官方协议、合同、法律文本。资料显示,意大利汉学家 Magda Abbiati 的《现代汉语语法》(*La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Cinese*)也曾作为短期强化中文课程教材。中文课程的考核主要放在汉意翻译能力上。三位受访教师均强调,翻译在意大利语言教育中是传统,也是核心,因此翻译在评估学生中文能力中占重要位置。

档案显示,该机构中文及文化课程不与高等学历教育挂钩,学生完成课程后可获得结业证书。课程受众既有都灵当地的大学生,也包括对中国语言及文化感兴趣或存在职场发展需要的社会人士,例如本地企业从业者、法律与商人。同时,一位受访教师强调,CESMEO 对于当地中文教学人才的培养非常重要。如今,都灵大学中文系的部分教师也曾在 CESMEO 接受中文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该机构对当地汉语师资建设的影响。

除了语言技能训练外，CESMEO 在 20 世纪末也将中文与职业结合，开设技术汉语课。技术汉语课程的开设与其所在地都灵的城市发展特性密不可分。两位受访教师指出，都灵作为意大利工业之都，在 20 世纪末、21 世纪初与中国企业在机械自动化技术、汽车制造等领域有广泛合作。技术汉语课程的开设便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据两位教师回忆，当时由于缺乏针对特定技术领域的教材，教师将生活或工作中遇到的机械说明书、设备操作手册、培训课程笔记等材料复印出来，作为课堂材料，帮助学生积累机械制造领域的术语词汇，提高其对特定主题文本的阅读和翻译能力。

据档案记载，CESMEO 在 20 世纪末为学习者提供暑期前往中国交流的机会，学习者可以通过奖学金项目前往北京语言大学。一位受访教师补充：“学生可以选择去北京。每年夏天都会去那里，参加的人数相当可观，一些年纪较大、四五十岁的学生也会去。”项目不仅为学生带来在目的语环境中锻炼语言的机会，也为学生展现了 20 世纪后期中国的真实样貌。受访学生回忆：“1987 年 1 月，我抵达北京。当时的城市较为落后，老百姓的生活条件简单，高楼并不多，但老城的胡同仍保存得相当完整。”

CESMEO 中文课程由意大利老师和中文母语老师合作教学，意大利教师负责讲授语法结构，母语教师注重与学生的会话练习。例如，经济与法律专题中文课程包括 200 课时，140 小时用于意大利教师教授语法结构，60 小时由母语教师进行语言实践练习。受访学生也证实了双师合作教学的实行：“当时我们有来自中国的母语老师，他们每周给我们上一节课作为口语练习。”一位受访教师补充：“当时意大利和中国老师分开授课，意大利老师负责语法和语音的基础教学，帮助学生打牢基础。中国老师利用母语，帮助学生更好地练习口语和翻译。”两位受访教师指出，在 CEMSOE 实行双师合作模式，也是考虑到当时都灵地区的师资情况。20 世纪末，都灵的中文教师多为一代移民群体，其大多缺乏语言教学的专业背景。中意教师合作模式能够最大程度发挥移民教师的母语优势，同时确保学生受到专业的语言学

习指导。另一位教师补充，当前意大利都灵大学也延续了合作教学的传统，本土教师与中国母语教师共同教学；母语老师负责发音、语言表达及写作，本土老师侧重语法和句法结构的讲解。

(二) CESMEO 中文及文化内容呈现方式

该机构在话语维度呈现中国语言及文化的方式经历了三类变化，包括从东方语言到亚洲语言的指称替换，从古代文明向现代文化的内容转移，从强调本质差异到探索文化相似性的理念变迁。

1. 东方语言到亚洲语言的符号转变

CESMEO 对亚洲语言的指称方式经历了从东方语言到亚洲语言的转变。“东方”作为东方主义话语的符号标志，广泛出现在早期档案中，亚洲语言被统称为东方语言。1990 年后的课程大纲、宣传册、文化活动介绍里，中文被称为 *lingue orientali* (*oriental languages*, 东方语言) (图 1) 或 *lingue asiatiche* (*Asian languages*, 亚洲语言) (图 2)。这一现象不仅在中文课程与文化活动资料中出现，日语、印地语、泰语、印度尼西亚语、藏语课程档案也出现类似调整。一位受访教师解释：“这个‘东方’的说法是一个所谓‘传统’的用语，当时渐渐使用得越来越少。这涉及到一些思想观念的问题。‘东方’的定义因人而异，我的‘东方’与你的‘东方’并不相同。这种说法带有一种历史时代印记，反映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同时，CESMEO 在“东方”与“亚洲”的指称使用上存在混杂现象。例如，机构曾将教学目标描述为通过组织东方语言课程和文化课程，传播东方语言及亚洲文化的知识 (CESMEO, 1994)。从东方主义视角来看，“东方”一词脱离本意，是承载殖民意识形态的符号 (Burney, 2012)。从“东方”到“亚洲”，某种程度上体现该机构在符号使用层面的自我调整。同时，两种指称形式的混用也说明话语的消解并非直接的词语替换，而是不断反复的动态过程。

图 1 亚洲语言课程海报 (CESMEO, 1997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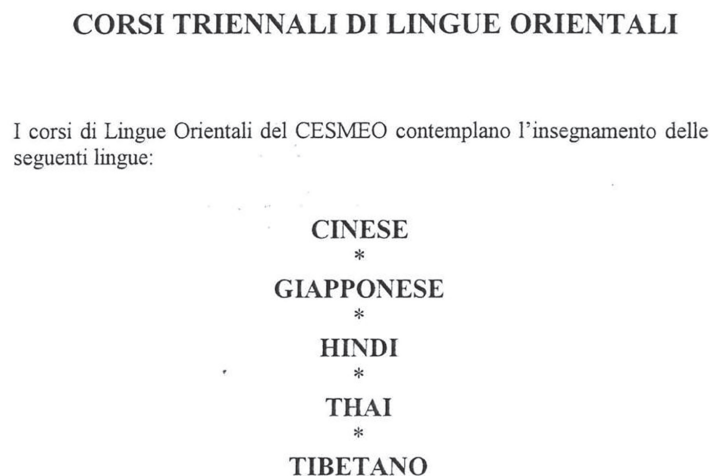


图 2 汉语与日语课程海报 (CESMEO, 1999a)



2. 古代文明向现代文化的内容转移

CESMEO 在亚洲文化与文明的区分上具有独特性, 将文化概念与现代化亚洲社会关联, 文明概念则与亚洲古典文化相连接。在 1994 年亚洲语言课程大纲中, “文化”用于描述与亚洲现当代社会的文化产品 (如电影) 与习惯 (如社会交际礼仪、社会习俗), “文明”指向古代历史、哲学、文学、宗教、艺术的范畴 (CESMEO, 1994)。在 1992 年针对商人开设的中文课程中 (图 3), CESMEO 将“文明”作为课程大纲中教学模块的主题, 并列出中国文明基础知识、历史概况、思想流派和宗教教义作为主要教学内容。

图 3 中文课程安排 (CESMEO, 1992a)

- | | |
|--|--|
| <p>2) <u>La lingua</u>
(10 ore)</p> | <p>a) rudimenti della lingua cinese:
- suoni e trascrizioni fonetiche
- principi generali di scrittura
- struttura fondamentale della frase
- 200 frasi per una conversazione elementare</p> |
| <p>3) <u>Lineamenti di civiltà cinese:</u>
(6 ore)</p> | <p>a) cenni storici;
b) principali correnti di pensiero e dottrine religiose di maggior rilievo con particolare riferimento alla situazione attuale;</p>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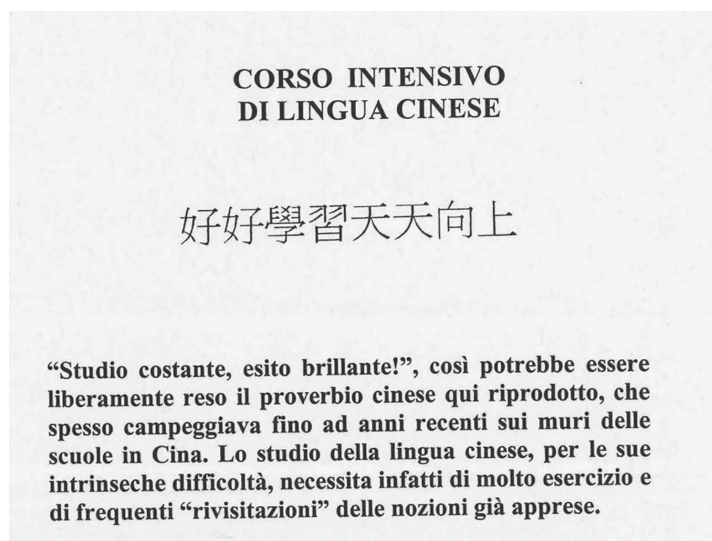
CESMEO 中文及中国文化课程内容逐渐从古代文明向现代文化转移。就比例来看, 教学重心放在和语言使用有关的社会文化习俗, 以及特定职业领域的文化知识。例如, 在短期课程中, 语言培训为 10 小时, 语言使用习惯及社会习俗为 6 小时, 中国文明为 6 小时 (CESMEO, 1992a)。在经济与法律专题课程里, 语言教学占 200 小时, 有关中国金融、商法、工业的课程计划为 100 小时, 中国文明史教学为 20 小时。同时, 文化内容与学习者的职业需求结合, 聚焦于职业领域相关的知识。例如, 在针对特定职业领域的中文课程中, 大纲侧重较为实用的文化内容, 介绍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价值观、中国的对外态度和协商谈判与宴会礼仪知识 (CESMEO, 1992b)。一位教师补充: “这类课程是针对法律专业人士或商人设计的。我们当时还邀请在法律领域颇具声望的意大利专家来授课。这些课程相当具有深度, 不仅教授语言本身, 还涵盖法律和商业知识。” CESMEO 从强调古代文明转向关注了现代社会及与特定职业有关的文化知识。

3. 强调差异到寻找连接的理念转型

CESMEO 对于中意语言关系的描述经历了从本质性对立到语言结构差异的转变。机构早期资料强调中意在语言及文化上的差异。例如, 机构在用意大利语撰写的中文课程大纲里, 将学习目标描述为“使与中国文化和习俗的接触变得不那么困难, 因为这些文化我们的文化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以及克服一种因为完全不同的语言所引起的无法沟通的问题” (CESMEO, 1992b, 页 1)。学习中文的重要性建立在中文与意大利语、中国与意大利社会文化之间的差异下。语言

及文化差异被视为棘手、有待解决的问题，中文课程则被定位为解决问题的途径。21 世纪初 CESMEO 对中意语言差异的描述变化，关注具体语言结构的不同。比如，在 2002 年用意大利语撰写的中文课程介绍里，机构将学习目标描述为：“希望学生能接触到不同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二者在语言结构上的差异……汉语在形态上的显着不变性带来了一系列独特的问题，在构建句法时开辟了迷人的视角……这些在屈折语言的句法中有一部分陌生的”（CESMEO, 2002, 页 1）。CESMEO 不再强调两种语言在本质上存在的不同，而是转向了可理解、可解决的语言结构差别。同时，中文在语言结构上的特殊性不再被视作棘手的问题，而被视为帮助学习者“开辟视角”的认知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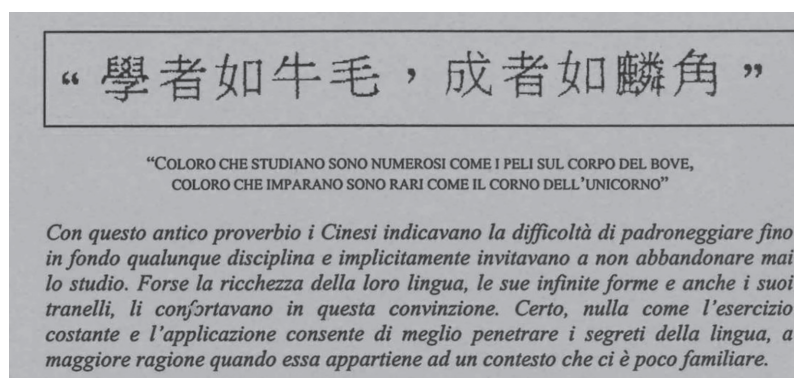
图 4 强化中文课程宣传海报（CESMEO, 1997b）



20 世纪末期课程宣传材料也开始探索现当代中国的文化现象。例如，1997 年强化中文课程的宣传海报使用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一短语（图 4），并如此用意大利语描述：“持之以恒的学习，必有辉煌的成果。直到近些年还经常出现在中国学校的墙上。学习汉语由于其内在的难度，需要大量练习和对已学知识的频繁复习（CESMEO, 1997b, 页 1）。”设计这份海报的教师解释道：“上世纪末

去中国的时候，我发现中国学校的墙上都有这个说法，觉得它表达了一些中国的很常见的教育理念。”

图 5 汉意翻译课程宣传海报（CESMEO, 1999b）



课程宣传材料也开始探索中意文化的共通性。例如，1999 年汉意翻译课程宣传海报中出现了“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图 5）。该短语出自《万机论》，是成语“凤毛麟角”的典故之源。该材料是这样用意大利语来诠释这一俗语的：“这句古老的谚语指出掌握任何学科的难度，以及隐含着永不放弃学习的呼吁。正是语言的丰富性、无穷无尽的形式以及其中的种种陷阱，使他们形成了这种信念。没有什么比持续的练习和应用，更能帮我们理解语言的奥秘，尤其当这种语言属于一个陌生的语境时（CESMEO, 1999b, 页 1）。”教师解释：“这些可以起到很好的交流的作用，因为意大利也有很多短语，或是各种各样的民间的说法。中式的成语、俗语，或者一些传统的说法，比较容易带到意大利语境，被意大利人理解，因为我们也有类似的表达，很多文化的相似性。”从这一角度来看，中文及中国文化概念被视作可译、可理解的，这一理念挑战了东方主义的他者逻辑，东方与西方社会具备对话的可能。

八、讨论与总结

本研究基于意大利皮埃蒙特中远东研究中心的网站资料、历史档

案与师生访谈数据,梳理该机构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学习者群体、课程安排、师资背景与中意教师分工情况,并分析其描述中国语言及文化内容的方式变化。研究发现,该机构采用中意教师合作模式,将语言教学结合具体的职业与技术领域需要,重视中国文化知识的传授,并广泛开展暑期赴华项目,为都灵当地大学生和社会职场人士提供了解中文、走近中国文化与社会的机会。机构在话语维度上呈现中国语言及文化的方式,也体现其对中文及中国文化教学理念与目标定位的调整。

本研究通过分析个案机构,深化了学界对意大利20世纪末汉学及中文教育发展的理解。首先,研究为陈友冰(2008)关于意大利汉学发展特征的论述提供了实证层面的印证,即意大利汉学在20世纪逐步摆脱对亚洲古典文明的想象,转而聚焦于亚洲社会的现代性。其次,本研究进一步指出,20世纪意大利汉学及中文教育经历上述转向的同时,仍保留着其独特的历史底色。一方面,意大利作为早期欧洲汉学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研究亚洲古典文明是其自16世纪延续至今的学术传统;CESMEO课程对中国古代历史、宗教、艺术、哲学、文学的持续关注,可以被视为这一学术历史传统的延伸。另一方面,不同于欧洲其他地区的汉学发展,意大利在欧洲汉学史的中后期阶段(19至20世纪)发展阻滞,直至二战后才逐步实现汉学的专业化与汉语教学的系统化(赵继明和伦贝,1998)。本研究认为,二战后西方世界的去殖民化思潮,以及意大利汉学界对欧洲中心主义的集体反思,可能促使CESMEO这一类亚洲文化研究机构在话语实践层面呈现出自我审视与调整的倾向。这一研究发现也为Lanciotti(1994)、蓝乔蒂和潘琳(2007)、图莉安(2006)等学者的观点提供支持,即20世纪中后期意大利学界意识到开展亚洲语言及文化研究应并非出于对异域文化的想象(蓝乔蒂和潘琳,2007,页233),而是旨在主动超越欧洲中心主义论并摆脱东方主义偏见(图莉安,2006;张学慧,1989)。这一集体反思不仅体现在意大利学界的讨论中,也表现在20世纪末CESMEO这一文化研究机构的术语指称、内容编排、课程宣传理念等

微观层面的变化。最后，CESMEO所采用的中意教师合作教学，也为当前意大利中文课堂普遍实行的双师合作模式（朱勇，2014；张曼莉，2019）提供了可追溯的历史实践依据。尽管现有资料不足以厘清这一合作教学模式在意大利中文教育史的确切起源，但研究表明，这一模式自20世纪80年代起已在CESMEO中文课堂得到广泛应用。

本文仅聚焦单一个案机构，因此所得结论的普遍性有限。未来可以进一步开展跨机构、跨地域、跨时期的比较研究，系统比较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不同汉学及中文教育机构的发展脉络。未来研究也可以采用历时性视角，深入分析某一文化研究机构在更长时间范围内的话语演变。

参考文献

- 陈友冰 (2008): 意大利汉学的演进历程及特征——以中国文学研究为主要例举,《华文文学》, 6, 87-96。
- 蓝乔蒂、潘琳 (2007): 意大利汉学: 从 1945 年至今,《国际汉学》, 1, 232-237。
- 龙伯格、王莹 (2015): 欧洲汉学的建立: 1801-1815,《国际汉学》, 1, 18-38。
- 陆商隐 (2023): 欧洲汉语研究的开端,《国际汉学》, 5, 97-104+158。
- 李思汉 (2021):《18、19 世纪意大利的汉语教学与研究——从语言学发展的视角出发》, 日本关西大学学位论文。
- 利宝蓝 (2019):《意大利汉语教学发展研究》, 辽宁师范大学学位论文。
- 图莉安 (2006): 意大利汉学研究的现况——从历史观点,《汉学研究通讯》, 3, 15-26。
- 阎德早、邓崇谟 (1982): 意大利的汉语教学与汉学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 2, 148-151。
- 王皓 (2020): 试论十九世纪后期欧洲汉学界的结构与特征,《中国文化研究》, 2, 167-180。
- 赵继明、伦贝 (1998): 早期欧洲汉学线索,《文史哲》, 4, 119-125。
- 朱勇 (2014): 海外环境下中外教师的合作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 3, 36-44。
- 张西平 (2017): 如何理解作为西方东方学一部分的汉学——评萨义德〈东方学〉,《国际汉学》, 4, 5-13。
- 张兴成 (2002): 跨文化实践中的东方主义话语,《二十一世纪双月刊 (香港)》, 3, 64-72。
- 张雪慧 (1989): 意大利中国学研究之现状,《历史研究》, 6, 178-188。
- 张曼莉 (2019):《意大利汉语教学中意教师合作模式研究》, 上海外国语大学。
- Antonucci, D., & Zuccheri, S. (2010). *L'insegnamento del Cinese in Italia tra passato e presente*. New Culture Editions.
- Burney, S. (2012). Orientalism: The making of the other. *Counterpoints*, 417, 23-39.
- Braun, V., & Clarke, V. (2006). Using thematic analysis in psychology.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3(2), 77-101.
- Casas-Tost, H., & Rovira-Esteva, S. (2009). Orientalism and Occidentalism: Two forces behind the imag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standard.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 4(2), 107-121.
- CESMEO. (2017). *Istituto Internazionale di Studi Asiatici Avanzati*. <https://www.cesmeo.it/>
- CESMEO. (1992a). *Corso base di lingua e cultura Cinese*. 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 University of Turin, Box 43. https://atom.unito.it/uploads/r/universita-degli-studi-di-torino-archivio-storico/d/1/e/d1e2c48f5a30b467ba7826742d995804b4fc7dcea799c9e777f9a34883a42914/Cesmeo_Archivio.pdf
- CESMEO. (1992b). *Programma del corso per operatori economici*. 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 University of Turin, Box 43. https://atom.unito.it/uploads/r/universita-degli-studi-di-torino-archivio-storico/d/1/e/d1e2c48f5a30b467ba7826742d995804b4fc7dcea799c9e777f9a34883a42914/Cesmeo_Archivio.pdf
- CESMEO. (1994). *Prossime iniziative culturali*. 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 University of Turin. Box 43. https://atom.unito.it/uploads/r/universita-degli-studi-di-torino-archivio-storico/d/1/e/d1e2c48f5a30b467ba7826742d995804b4fc7dcea799c9e777f9a34883a42914/Cesmeo_Archivio.pdf
- CESMEO. (1997a). *Corsi di lingue orientali*. 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 University of Turin, Box 43. https://atom.unito.it/uploads/r/universita-degli-studi-di-torino-archivio-storico/d/1/e/d1e2c48f5a30b467ba7826742d995804b4fc7dcea799c9e777f9a34883a42914/Cesmeo_Archivio.pdf
- CESMEO. (1997b).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 University of Turin, Box 43. https://atom.unito.it/uploads/r/universita-degli-studi-di-torino-archivio-storico/d/1/e/d1e2c48f5a30b467ba7826742d995804b4fc7dcea799c9e777f9a34883a42914/Cesmeo_Archivio.pdf
- CESMEO. (1999a). *Corsi di lingue asiatiche*. 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 University of Turin, Box 43. https://atom.unito.it/uploads/r/universita-degli-studi-di-torino-archivio-storico/d/1/e/d1e2c48f5a30b467ba7826742d995804b4fc7dcea799c9e777f9a34883a42914/Cesmeo_Archivio.pdf

- 5a30b467ba7826742d995804b4fc7dcea799c9e777f9a34883a42914/Cesmeo_Archivio.pdf
- CESMEO. (1999b). 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 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 University of Turin, Box 43. https://atom.unito.it/uploads/r/universita-degli-studi-di-torino-archivio-storico/d/1/e/d1e2c48f5a30b467ba7826742d995804b4fc7dcea799c9e777f9a34883a42914/Cesmeo_Archivio.pdf
- CESMEO. (2002). *Corsi di lingue e culture asiatiche*. 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 University of Turin, Box 43. https://atom.unito.it/uploads/r/universita-degli-studi-di-torino-archivio-storico/d/1/e/d1e2c48f5a30b467ba7826742d995804b4fc7dcea799c9e777f9a34883a42914/Cesmeo_Archivio.pdf
- Dirlik, A. (1996).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 *History and Theory*, 35(4), 96-118.
- Lanciotti, L. (1991). Venezia ed il sorgere degli studi sinologici. In S. Perosa, M. Calderaro, & S. Ragazzoni (Eds.), *Venezia e le lingue e letterature* (pp. 51-54). Bulzoni.
- Lanciotti, L. (1994). Gli studi sinologici in Italia dal 1950 al 1992. *Mondo Cinese*, 85, 17-26.
- Leong, R. C. (2005). Before and after Orientalism: From the Oriental School to Asian American Studies. *Amerasia Journal*, 31(1), 4-18.
- Masini, F. (2015). L'insegnamento della lingua e cultura cinese nelle scuole italiane: uno sguardo verso il futuro. *Kongzi Xueyuan*, 10, 33-37.
- Merriam, S. B. (2009). *Qualitative research: A guide to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Jossey-Bass.
- Merriam, S. B., & Tisdell, E. J. (2016). *Qualitative research: A guide to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4th ed.). Jossey-Bass.
- Rice, J. P. (2000). In the wake of Orientalis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37(2), 223-238.
- Rossi, T. (2021).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Chinese FL didactics: An exploratory study into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materials between Italy and Franc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é Grenoble Alpes; Università Ca' Foscari Venezia]. http://theses.hal.science/tel-03277778v1/file/ROSSI_2021_archivage.pdf
- Said, E. W. (1978). *Orientalism*. Vintage Books.
- Said, E. W. (1994).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Vintage Books.
- Ye, T. (2023). Unmasking Orientalism: Stereotypes in education and media in 20th century America and Europe. *Journal of Educati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3, 487-491.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Discursive Practices of the Piedmont Centre for Middle and Far Eastern Studies in Late Twentieth-Century Italy

DU, Yuji LI, Zhen*

Abstract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of the Piedmont Centre for Middle and Far Eastern Studies from the 1980s to the early 21st century. Adopting Orientalism as a theoretical lens, the study analysed how this institution constructed and presented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al content across its curriculum.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institutional website, historical archives, and interviews with three teachers and one student. Findings show that the institution tailored its curriculum to the language demands of specific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fields, while maintaining a strong emphasis on Chinese cultural knowledge. The institution also adopted a collaborative teaching model involving both Chinese and Italian instructors and organised summer study programmes in China for local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working professionals. The ways in which the Piedmont Centre for Middle and Far Eastern Studies framed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al content underwent three shifts: from ‘Oriental languages’ to ‘Asian languages,’ from an emphasis on ancient civilisation to contemporary culture, and from highlight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to exploring cultural commonalities. By offering a close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this case study enriches the scholarly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Italy.

Keywords: case study, European sinology, Italy,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DU, Yuji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I, Zhe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orresponding author)